

白色的消失

木行

「下雪了。」你也看到我的幻想了嗎？注視我的眼睛，看——雪被淚水融化了；滴在地上、在我臉上結成了霜。只一剎那，我凍紅的雙眼，發麻的鼻尖又再度覆滿了雪。

窗外依舊是令人生厭的潔淨，那麼黑沈的潔淨卻沒有人去破壞它，讓它那麼那麼安祥的擱著，似乎將進入永恆一般。我漸漸感到一種可怕威脅的來臨，我開始顫抖，無力抵抗那股壓迫；在極力掙扎的同時，卻覺得彷彿已經被判了死刑。

罪惡感給了我應有的懲罰，我反而輕鬆了不少。我不應該再逃避你了。雖然你一再試圖防止我的冷漠，而只是在白費心機，卻總還是希望能得到我些許的諒解；但我說過了，我不會因別人的哀求而改變。每次看到你徒勞無功後失望的神情，我沒有一絲快感，只是覺得挫敗，比你還無力的挫敗。

「我們以後可能結婚嗎？」有次你問我。「你想和我結婚嗎？」你卻低頭不語。我有點想笑，但更想哭。走出茶坊後，望著你無精打采離去的背影，心中感到刺痛。

三個月前，我突然非常憎恨自己，決定向你認錯。我們在深夜的美術館前得到求贖；我們讚美星空，讚美人生，讚美未來。那天晚上第一次聽到你的歌聲，第一次被你緊緊的擁抱，第一次有被保護的感覺。

在我的主動降低姿態後，我們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。每次約會都令人心醉，以前從不知道你是這麼風趣、這麼有紳士風度；我放開所有矜持，用力呼吸，盡情享受

你的服侍；兩人常常同時大笑，笑到弄翻了咖啡，笑到撞倒了盆栽。生活似乎由黑白片變成彩色片了。

真不曉得以前那段日子是怎麼度過的。

直到前天，我又厭煩了。和你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又開始不說話，也不看你。以為你會著急而東問西問，我也不想對你解釋；但你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是露出乾澀的笑容。

對你的反應有點訝異，著急的反而是我了。你不逗我笑嗎？你不問我發生什麼事了嗎？你為什麼不開口呢？

和你就這樣靜默不語的坐在公園的沙坑旁的小鐵椅上，我看著沙，你看著我；一陣風吹起了褐黃的細沙，風很輕，只自己飄走，讓飛沙仍舊落在沙坑裡。我嘆了一聲。

昨天早上，你母親打電話來，說你和朋友到東部去玩，留了封信給我。我下午到你家拿信，你母親一直對你沒邀我同遊而說抱歉。「沒關係的，伯母。」

並不急著看你的信，還是那些不變的抱怨吧！先到百貨公司逛了逛，買了幾件打折的專櫃衣服，到咖啡廳吃了塊鬆餅、喝了杯特製咖啡。看看錶，六點半了，順便到速食店買了漢堡和沙拉回去當晚餐。

把手上提的一堆袋子全往桌上一丟，軟綿綿的躺向沙發。一個人逛街可真夠累的，如果有你在，東西全往你身上放就行了。歇了一會，拿出你的信來看。

空白的白色標準信封，何必故作神祕嘛！抽出信紙，竟也是標準信箋，你真給了我驚喜了，竟然用這種東西寫信給女朋友。字很潦草，嚇了我一跳，而且是用紅色簽字筆寫的。我不覺心跳加速。

妳看到信時，也許我已經死了，死在廉價旅社的小房間、死在酒吧的廁所、死在山裡的草叢中，都有可能；也許三天後、也許五年後我會再回來，帶著一個骯髒醜陋的太太。我還沒瘋，只是有點累罷了。

我不曉得我到底愛不愛妳，當然我可以為妳犧牲——一切在我覺得我是真正擁有你的時候。從跟妳在一起的第一天，我就無法心安；在我身旁的，好像只是妳的影子，妳則

永遠站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望著我以外的世界。我不是懷疑妳另有所愛，而是我無法知道我的愛到底給了誰。

不能得到均衡的供需，我只好試著習慣只有付出的感情；雖然很痛苦，但只要妳有一點回應，我便能享受到極大的快樂。慢慢我知道該如何從妳的沈默之中找到我的動力了；而且開始恨妳。

我知道妳早晚會受不了這種令人迷眩的關係，終於妳投降了。我們慶賀著這遲來的喜悅，但不久我就膩了；看到你回復原態，我反而高興。我想我們只配擁有那一小部份的恩賜，多了，只是讓人感到恐慌；我也不想再去追求那不屬於我的愛情了。

我一直不想離開妳；開始是痴心，後來卻有點病態了。我不是木頭，妳緊閉的雙唇使我極度煩躁，但我不想對妳生氣。我也學妳不說話，我把思緒調回來想我自己的事。啊！原來是這樣。

我還是喜歡妳——不管怎樣，所以我應該離開妳了。妳的冷漠無法侵蝕我的愛；我將帶著我的愛和那背負著悲傷錯誤的宿命去流浪，到處流浪。

我們彼此不瞭解，但我愛妳，也會忘了妳。 劇終——

你故意寫得這麼凌亂嗎？我竟不知道該作什麼反應，只感到腦中嗡嗡響。也許可以挽救的，你明白嗎？我可以不吃你討厭的漢堡，你也可以對我發脾氣，我也……；或許你說得對，這是場悲傷錯誤的宿命。它不該發生的。